

范文正公文集

七

范正公文集

七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五

墓誌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試秘書省校書郎張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墓表

太府少卿孫君墓表



鄠郊友人王君墓表

龍圖閣直學士段君墓表

墓誌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  
泣血請銘於予予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爲詳懼  
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  
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  
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

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  
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  
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  
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  
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  
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  
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  
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  
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

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  
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  
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  
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旣而朝廷畧故寬州爲青  
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  
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  
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  
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  
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

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  
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  
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  
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  
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  
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  
芻糧錢幣暨軍湏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  
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  
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

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  
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廊延路駐泊兵馬  
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  
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  
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  
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  
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紘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  
立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  
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旣完人可循守乃



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  
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  
誘吾屬羌羌愛其類易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  
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按邊之利  
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  
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  
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  
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徭強自處未  
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

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  
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  
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  
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  
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釐而起之奴  
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  
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  
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瓦二族受夏戎僞累  
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

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  
署如瓦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  
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  
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  
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  
馬入縱于渭子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  
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  
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旣可用矣乃復教  
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

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棄之坐過失者  
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  
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  
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  
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  
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  
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疆  
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  
在原爲孽寔及于環撫之很不我信伐之險不

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  
之間有古細甯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  
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  
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甯使甲士晝夜築  
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兵  
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  
寇彼旣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  
也君處細甯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  
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

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  
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誦京  
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  
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  
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  
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  
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  
符五年君用工部廕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  
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

北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  
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  
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  
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  
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  
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  
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  
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  
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

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  
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  
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竇州  
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  
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絃雪于朝授  
衛尉丞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  
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  
得監京北軍資庫以同廊交辟改簽署同州判  
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



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莅官能擿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古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立人也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